“他不在家”的日子

◆时雨

最近不断在处理一些事情。比如为了腾地方,在平台上叫了货拉拉来拉走了一些东西,又拉来了宝宝出生需要用的东西,比如婴儿床。

前些天有弟兄开家里的车,半路爆胎了,好吓人,好在人没事。于是,发现车急需保养,请朋友帮忙给车做了保养,换了所有轮胎,也更换了一些配件。大儿子体贴地说:“妈妈,干脆把车卖了吧,现在的车不值钱,但维护要花不少钱。”孩子真的很懂事。

这让我想起丈夫刚出远门后不久,车位不能用了,于是换了个车位,新车位有些小,第一次停的时候没注意,挡住了旁边的车位。于是凌晨接到电话,叫挪一下车。那个时候真的不想起床,如果丈夫在,我也根本不用起床。

还有一次,也是丈夫刚远行不久,客厅的吸顶灯突然坏了,我又联系保修的客服,客服说没有新的灯了,因为没有货源,于是我申请了退货,大儿子和一位兄弟把灯拆了下来,京东快递上门把灯取走。我又重新下单了新的吸顶灯,师傅上门安装,很快搞定了。

丈夫不在家,电动车也积了厚厚的灰,即使不骑,也还是要定期充充电,后来我果断让一位兄弟把车骑走,给需要的人,比停在那里吃灰更好。

前段时间厨房下水道也堵了,叫了师傅来疏通,一次搞定,方便多了。又找人更换了抽油烟机,用起来舒服了许多。

这几天洗衣机又出了故障,叫了师傅来维修,说是水位的问题,想请他把净水器滤芯也换一换,结果他试了半天说阀门关不上,换不了,匆匆忙忙就走了。

好在一位非常有耐心的兄弟找到了水表,关了水表,把滤芯换了。

才发现不知不觉处理了很多以前从来不用操心的事。

以前这些事,我几乎不过问。

不是因为我什么都不会,而是因为家里有一个人,会自然地接过去。他会研究,会联系维修,会拆开看看,会一边低声嘀咕一边把问题解决。

而我只需要站在旁边问一句:“能修好吗?”

现在,他不在。

于是我开始学着联系师傅,比较价格,查看故障,搬东西,记各种维修时间。手机里多了很多以前不会打开的页面,脑子里开始记各种尺寸、接口、保修期。

慢慢发现,其实也能应付。

水漏了,可以处理。

灯坏了,可以换。

东西坏了,也总有办法解决。

原来很多事情,不是不会,只是以前有人替我承担。

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并不想学会这一切。或者说,我不想活成一个什么都能独自处理的人。

像人在风雨里久了,自然学会自己撑伞。可学会撑伞,不代表不想有人接自己回家。

以前我也会觉得,我是不是太依赖,依赖是一种软弱。现在却慢慢明白,愿意把事情交给另一个人,本身也是亲密。

不是因为自己做不到,而是因为“有你在”。

他在家的时候,我会下意识把很多事交给他。甚至有时故意不研究,不操心,不处理。

现在想想,那并不是懒。那是婚姻里一种很自然的信任。

如今我也能独自面对这些琐碎。只是每处理完一件事,我还是会想:亲爱的,如果你在,这些我还是想交给你。而我,也还是想安心做那个会喊你名字的人。

故乡人物①

驾驶员毛哥

◆黄政芳

桂花寨毛哥是位长途客车驾驶员,他在江口至惠东和江口至温州线上跑了十余年的车。

他从开拖拉机起,驾驶过面包车、越野车、大货车、中巴车,最后成了大型长途客车的师傅。毛哥技术娴熟,只要听到车子的一丁点响声他就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他有一双犀利的眼睛,只要眼睛一瞟就知道谁是正经人谁是扒手。

一次,有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上了车,他连忙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钱包,那人狠狠地瞪了毛哥一眼随即下了车。后来听说那人又上了另一辆车扒了好几人的钱。

某天,有个面色苍白的乘客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呻吟,旁人问起,其坐在一旁的老婆说是感冒。毛哥却立即把车开到了医院,医生查看后说是心梗立即送进手术室进行抢救。事后医生说要是再晚来几分钟就危险了。

可是没想到火眼金睛的毛哥也有看走眼的时候。那年冬天,一个穿军大衣的年轻女人上了他的车,在大衣的包裹下她的身材显得特别臃肿。那时不是单人单坐,一个座位往往要坐4个人,一边两个对着坐,车尾的稍长的座位则要坐6个。那个女子由于穿着太臃肿,毛哥便把她安排在车尾和其他三男两女坐。

那时的路不像现在尽是高速公路,烂路多,越到车尾越是颠簸。车到长沙时,突然听到有女人大声喊:“师傅,快点,我要解手!”车刚停稳,便听到有婴儿“哇”地一声。“妈矣,生孩子了”,有人喊起来。几个坐在一起的男子连忙闭着眼用被子把女子围住。那女人显得很老练,用打火机把剪指甲的剪刀烧了一下,就一把剪断脐带,两位妇女连忙找衣服把小孩包裹起来。

毛哥心想,怎么就没发现是孕妇呢?车一颠簸,加上人挤,本来还要几天的孩子便提前来到人间。“孩子都要生了还出来搞那样,想钱想疯了!”毛哥生气地训斥那女人。那女子就像做错事了一样,伤心地哭着说:“我男人在厂里上班时手被机器压断了没人招呼……”全车人都静了下来,包括刚才还在埋怨的一些人也不出声了,帮她抱小孩的两个妇女也跟着抽泣起来。

毛哥把车开到经常吃饭的饭店,让老板给煮了一大碗鸡蛋,在两天的旅途中,每次吃饭他都让老板煮一大碗鸡蛋。车到站时,他又拿出200元钱给她,让和她一起坐车的两个妇女帮她送到她丈夫那里。

后来一直未见那女人,也不知她一家过得如何。毛哥只要一想起心里就隐隐作痛。

铃儿响叮当

◆朱国庆

电视屏幕上,二零二五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正激烈进行。山地赛段,极限爬坡,选手们俯身蹬车、迎着阻力向前的模样,瞬间攫住了我,一下子拉我回到年少时光——那声倔强又清亮的叮当铃声,穿透岁月撞入耳畔,脑海里跟着浮现出一群乡村少年在土路上奋力骑行的身影。

那是一九八六年初夏,我终于得偿所愿,骑上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去上学。清晨的雾软软地漫开,像帘子垂下蒙住了土路的尽头,当自行车行进时,它便徐徐掀开。雾的深处,铃声混着鸡鸣,划破了黎明的寂静,我摁响铃铛回应,脚掌用力蹬踏,似在追赶,抑或冲锋。路旁白杨一棵一棵往后掠,临近学校,赶早读的身影越来越多,我蹬得越发卖力,这个时候,得充分展示自行车的先进,即便是爬坡,也不能输给走路的同学。

下午放学路上,几辆自行车你追我赶,谁也不想落后。铃声叮铃铃此起彼伏,轻快时如溪流叮咚,急促处似雨点敲窗。抢得后座的同学一脸得意,哼着改编的歌词:“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骑着洋马儿,晚风轻轻吹……”冲下坡时,车铃愈发清亮,引得走路的同学躲闪呵斥,后座的同学得了便宜还卖乖,朝他们做鬼脸。

只是,那叮叮当当的铃声,也不总是清亮的。

一次放学,牛毛细雨似有似无。土路刚垫了土,蓬松的泥土在雨水的滋润下变得黏稠,泥土粘住车轮,在护轮壳与前叉处越积越多,最终死死困住车轮,不再转动。我不得不停下车,折来木条将它们撬落,木条不够坚硬,扛不住撬,“啪”地折断了,就用手指抠,弄得满手满车都是泥。再往前就学聪明了,专挑泥少的路骑,即便这样,也下车撬了两次泥。摁铃铛时,铃声变得嘶哑,像我不服输的脾气。

晚自习后的夜空,漆黑如墨。几辆自行车仅有一盏头灯,不敢并排行进。没灯的我只能跟在后面,借着头灯的微光和白杨树的暗影往前骑。黑暗编织的恐惧笼罩着我,我一遍遍摁响车铃,本想驱离恐惧,却引来了路边蛰伏的野狗,吠声追着车轮而来,黑暗里仿佛就在身后。我攥紧车把拼命蹬踏,远处的亮光成了指引方向的灯塔。

有月光的夜晚更少不了故事。月色溶溶,下晚自习的我们轻松骑行,兴致盎然地玩起了花样。我炫车技转过身来倒着骑,却不料乐极生悲,一时分不清月光映亮的水田和土路,连人带车栽进了田里,半截身子湿漉漉的,引得同伴开怀大笑,笑完才来帮我。我狼狈爬起来,顾不上泥水,赶忙去拽自行车,拖上路后第一件事便是摁铃铛,一声清亮的“叮”落下来,自己也笑了。

那些年,那辆自行车陪我碾过的,不止那段土路。它还载着我,完成了人生中两次真正的远征。

第一次“远征”,始于一场意外。中考预选后,我们班上线十二人要赴四十公里外的思南县城再次参加考试。临出发的头一天,天降大雨,公路塌方,班车停运,我们不得不另谋“去路”。教室里,大家议论纷纷,骑自行车去成为一个选项,只不过因为路途遥远,没人贸然开口。我的目光扫过众人,握紧双拳举高,断然喊出一声:“敢不敢骑车去!”也许是我的豪情感染了其他人,又或许是他们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露怯,顿时就有三人附和,还有一人追着说:“我可以借一辆车骑。”剩下七个人中有五个人立即向我们靠拢,有的拉手臂,有的搭肩膀,争着叫:“带我,带上我!”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学校碰头后,就开始了四十公里的远征,五辆自行车像五头撒着欢的牛犊,颠着朝县城奔去。

公路上又响起了我们嘹亮的歌声。“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骑着洋马儿,晨风轻轻吹……”链条转动的咔嚓声,飞轮滑动的簌簌声,成了歌曲的伴奏。随着公路向前延伸,歌声渐渐稀落,毕竟后座坐了人,再唱歌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大家只闷头骑车。我俯身蹬踩,看路面像母亲的包头帕一样展开,铺在山的褶皱里。车轮碾过坑洼时的震颤顺着钢架传到手心,是那种握住二锤打铁的手感。遇到上坡路,我扶稳车把发力,身体像坐在锅里的甑子,热烘烘的直冒汗。咬牙爬完那个坡,旷野的风扑面而来,吹得汗水粘着衣服黏在身上,黏糊糊、冰凉凉的,腿肚子还在打颤,但心里却说不完的舒畅。路过塌方处,公路变窄,我们放慢车速,按响铃铛,叮铃铃的车铃声,惊飞了路边的麻雀。到八角岩上坡,我们实在骑不动了,就下车来推着走,后座的同学跳下来帮着推,没有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喘息和车轮碾过石子的咔嚓声。翻过八角岩下坡,一路飞驰过黎家坝、石门坎至炸药仓库,乌江峡谷的风迎面吹来,像一支强心剂注入我们的身体,肌肉的酸痛得以缓解。当县城的轮廓跃入视野,我们一起摁响铃铛欢庆,清亮的铃声响彻乌江东岸。我们推着车坐轮渡过了江,又骑行一段路来到老师为我们预定的旅社。五个人汗津津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进了房间就一下子瘫软在床上。

中考三天,第一天我就有收获。

那天午饭后,我骑着自行车在县城街道转悠,一块“租书”的牌子忽然映入眼帘,一个急刹车靠边停稳,我锁上车就钻了进去。门边桌上一张红纸写着“借书押金十块”,靠墙的书架上各类书籍琳琅满目,我的目光缓缓移动,其中一本《射雕英雄传》吸住了我的眼球,我抽出来翻了翻,捏在手里实在舍不得放回去,摸了摸内衣荷包里的十块钱伙食费,一狠心递了过去,谨慎地问了一声:“是不是还书的时候退?”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才松了手。

那天下午考完试,我就抱着小说书读了起来,吃晚饭也舍不得放下,至于晚饭钱,就只能先借同学的了。晚饭后,别的同学都在抓紧时间看书复习,我却就着旅社昏黄的灯光读到半夜,郭靖“练降龙十八掌不怕苦”的劲,让我想起白天骑车上坡时,弯腰弓背向前蹬车的喘息,我们都有不服输的少年心性。

第三天考英语,我书还没看完,就把书带进了考场,主动放在监考老师桌上,那时的考场还不像如今这样森严。英语我没基础不会做,凭感觉填完选择题就急着交卷想看书,监考老师说时间没到不能交。我赶紧问:“那能看小说吗?”他看了看面前的《射雕英雄传》,拿起来翻了翻,指着书页上“侠之大者”四个字,轻声说:“别影响别人。”

惊喜在暑假的期待中如愿到来,那年我考上了师范,五科总分刚好超过录取线两分,而其中英语科占了十九分。我好想感谢那位监考英语的老师,感谢他看懂了一个少年心里那点好奇、求知的劲头,没有粗暴地掐灭它。录取通知书拿到手,我骑着自行车,不停地摁响铃铛,铃声像上了发条,一串一串滚过小镇的石板路,连巷口卖红苕麻糖的老人都抬头笑。那个傍晚的饭菜,和过年一样丰盛,我们一家人的脸上都是笑容,那个坡,总算爬过去了。父亲说:“看来这自行车买对了。”

其实,为了爬过中考这个坡,这辆车来得并不容易。

上一年春季学期,我因中考户籍限制,从石阡回到家乡中学上学,本该全力冲刺的日子,却被每日六趟、往返三公里的土路耗尽心力,最终在夏季中考一败涂地。

中考失利后,父亲二话不说押着我打铁。火星溅在手臂上,烙下细碎的红印。我嘟囔着将中考失利归咎于每日奔波,父亲眼神严厉,回我的话斩钉截铁:“明年春上给你买辆自行车。考不上,别怨我。”母亲则默默计划着多种油菜,想攒下那笔钱。

秋季学期,父亲把我重新送进了学校。我沉下心来,除了早晚归家,其余时间都守在学校。寒假里,父亲厚着脸皮从隔壁食品站借了辆旧自行车教我骑,我摔了一次又一次,他却只有一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开春后,田埂边的油菜花金灿灿铺向远方,那片绚烂里,藏着我对自行车的满心向往。

油菜收割的季节,我跟着下地。晒干的油菜籽卖了九十块,加上母亲攒了三个月的鸡蛋钱十五块,刚好凑够一百零五块——那是一辆二手永久牌自行车的价钱。

父亲的手指在纸币上轻轻捻过,数了一遍不放心又数一遍,其中一张还沾着油菜籽的黄渍,是粮站找零的痕迹。他将钱郑重地压在李医生掌心,像交出了珍藏的宝贝。“这铃铛可是正宗上海货,要不是工作变动,这车我舍不得卖。”李医生的话落,阳光从叶缝间滑过,落在车铃上晃出银亮的光。我伸出手,轻轻拨了一下。叮——那一声清响,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一下子落进了心里。父亲拍拍车座,对我说:“试试吧。”我攥着车把绕平坝骑了三圈,一遍遍摁响铃铛,叮当声在平坝上荡出去老远。

欢喜过后,我心底却泛起一丝忧思——县城书屋的书香还在鼻尖萦绕,我渴望再续那份阅读的喜悦,却没有多余的钱。

离开学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一天,一个收药材的熟人来我家小卖部买烟,和我说起隔壁石阡县有几种思南没有的烟,我便记在了心里,盘算起第二次远征。

我把想去石阡开烟的想法,说给看小卖部的大妹听,大妹当即表示支持,许诺一条烟给我两角钱。出发那天早晨,我把大妹准备好的一千三百元,放进贴身的衣袋,留了五元零钱在外衣口袋备用。接着给自行车链条抹了油,又试了试车铃。绑上胶纸就上路了。

去石阡的路有三十七公里,我前两年在那里读书走过。那时不通车,全靠双脚。今年听说修了公路,还没去过,自行车正好派上用场。

不久来到龙底江边,路边一块显眼的木牌拦住了去路,上面用红油漆写着“前方大桥施工,禁止通行。过河请走渡口。”渡口离公路近百米,全是陡坡。我推着自行车走了几步,根本下不去,就用肩膀扛起自行车往下走。上了渡船过了河,付了船钱,我又扛起自行车下船往上坡走,身后传来一声:“小伙子厉害。”

到了县城,我倾其所有开了五十条烟,绑在后座上,在路边摊吃了碗面就开始返程。快到思南地界,天突然下起了雨。豆大的雨滴打在我脸上,又疼又凉。我赶紧把防雨的胶纸从后座解下来,全罩在了烟箱上。自己则冒雨继续前行,雨水顺着脸颊下巴往下流,前胸后背都湿透了,贴在身上冰冰凉凉的。铃铛进了水,声音闷闷的。过渡口上坡最难,好想有人帮帮我,可是……最终帮我把重量搬上坡的是上个假期中父亲那严厉的眼神。快到家时,车胎终于不堪重负,“噗”地泄了气。我推着车,艰难走完最后两里地,烟没湿,人却发了两天高烧。病愈上学那天,母亲给我买了件的确良衬衫,她说:“这是你开烟赚的钱买的,去县里读书,总得体面些。”而大妹却不承认母亲把钱拿走买衬衫了,仍然给了我十元钱。

岁月流转,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最终让位给了摩托车,摩托车又让贤小轿车,唯有那枚小小的上海铃铛,被我妥帖珍藏。

电视里的环岛赛已落幕,四名获奖选手站在领奖台上,分别穿着黄衫、绿衫、圆点衫和蓝衫。我知道,穿圆点衫的是爬坡王,而知道我也是爬坡王的,就只有那几个一起远征思南的小伙伴,以及那枚我还珍藏着的上海铃铛。

人间春色(外一首)

◆周伟

湖畔谢了的春花仍努力向阳而开
始终不愿褪去最初娇嫩颜色
风里来雨里去　岁月就是这般姿态
把微风挂在脸上把雨滴洒进田园
山花烂漫　一身风尘难与人言

春天应开的花已然绽放
有的已成果实　在枝间摇头晃脑
有的继续摆出娇媚姿态
隔岸静观风月　偶有三两白鹤掠过
湖里鱼虾惊得隐入波澜

朋友圈里漫叙春耕步履匆匆
这是高原大地最真实写照
泥土随微耕机带动层层翻扬
当前种下的既是人间春色
也是未来无限期许　无限渴望

这个春天有点冷

春天是一种开局　在高原乡间
似乎正蕴含一场旗开得胜的花事
百花进入争艳的季节
而天气依旧冰冷
你悄然莅临极目远眺的那道山岗

风还是拔凉　雨掉落篷顶的音调
是一层千年的孤烛触及屋面
一位亲人离去撕裂你的泪腺
但那仅是在内心波涛汹涌
你坚信能自由地活着就是胜利

这个春天有点冷
那只久久伫立挥之不去的灰蝴蝶
究竟预示着或又究竟想表达什么
既然春分即将来了
那就好好迎接百花盛开

脊梁

◆黄伟华

沉寂千米地层之下的朱砂矿石
吮吸万年山魂躯体的髓精
洪荒远古
蜷成莹灵缤纷的褶皱
震捋巨臂　一群勇士
他们将矿灯镶嵌头顶的帽沿
像布满天空不肯熄灭的星
凿岩机叩击岩壁的声响
是大地深处最虔诚的晨钟
是矿工奏响最美妙的音乐

钢钎啃食溶岩黑暗的刹那
飞洒的溶浆跳上睫毛,扑向皮肤
在汗里酿成鲜红　在心里慧搏能量
他们的双手已布满铁的温度
指纹早被矿石磨成
通往地心的等高线

风在他们肩上刻下年轮
岁月在他们手中绽放
当井口吐出清早第一缕晨曦
他们把疲惫缀成明媚温馨的太阳

身躯不再是矿井弯曲的弧度
奕搏神魂动感的号子
拓展撼山世纪的银河
矿车与矿石的对话,比月亮更重
矿工的影子在矿井里越印越深
像一棵将根扎进地壳的大树
撑起　有色金属的重量。

一念

◆邹长红

红尘借酿一壶酒
半壶浇梦、半壶别秋
浓桂有意唤春归
飞花无情风雨羞

山崩紫雷劈乡愁
断崖青松伴风扭
新坟叩碑立旧丘
人间自此一叶舟

秋日梧桐雨离叶
不解相思泪
一滴动琴,一滴殇夜

他乡月圆洒清辉
余音绕绪寄思微

试问圆月碑在无
残月不语染鬓皤
十载风霜丝丝血
当年幼松今在否

青松兀自覆尘埃
一缕凝霜,一念泣悲
浓桂飞花今又是
再无春声护幼松

碧江村舟谣

◆杨泽林

一

碧水锦江向东流,
村村寨寨赛龙舟,
赛呀赛龙舟。
龙船下水顺江走,
舵手铮铮立船头,
号子声声漫江讴,
又是一年端午假,
都来锦江赛龙舟。
伙计呀,伙计,
村舟竞渡人快活,
奋勇争先唱欢歌。

二

百里锦江景色秀,
端阳年年赛龙舟,
赛呀赛龙舟。
郎在船上显身手,
妹在江边喊加油,
群舟兆祥浪里斗,
各显神通闯激流,
不拿头名不罢休。
伙计呀,伙计,
赛出碧江好年景,
国泰民安享太平。